



崇明东滩湿地 ■唐嘉颖

我的40年

那年月,我们挤公交

■耿勇文

改革开放之初,上海没有地铁,没有高架,没有过江大桥、隧道,市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公交车,过江靠渡轮。

那时道路不宽,通行不畅,公交线路有限,人多车少,出门不易。如果说公交车是申城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,那么,大家争先恐后挤公交便是这道风景线中最精彩最让人难忘的片段。对于市民出行而言,挤公交很无奈,很辛苦,但心里也很平衡,因为那时没有私家车,大家都一样,也就没有了炫耀和攀比。

大都市的上海总是走在时尚的前列。那时沪上的姑娘已摆脱短发、白衬衣的标配装扮,开始烫发,略带淡妆,着装时髦得体,走在闹市的大街小巷,婀娜多姿,清香袭人。可一旦步入公交车人挤人、人贴人滚滚人流之后,便大失芳容,无自傲可言,在公交车窄小的人与人基本无间隙的空间里,靠孤傲和矜持是没有用的。

不过人是在环境中生存的,上海

人挤公交,也挤出了上海人的精细,按上海人的说法,一车厢不怕人多,就怕有人在中间“埂”着。起初我土生土长的上海妻子告诉我,都遭我白眼。不过后来我经常乘公交去新闻单位送稿件,在车上一留意,妻子所言果然不假。

挤公交需要用巧劲,而不使蛮劲,总是尽可能的让窄小有限的车厢“容人率”最大化,合理化。会挤车者在公交车站等车时,就开始做准备活动,像百米冲刺预备阶段。他们总是会迎着来车的方向观望,以便准确判断公交车靠站的地点,抢占有利地形,抓准登车时机。那时的公交车常有一个怪现象,要不姗姗来迟,左盼右盼,不见车影,要不“轧闹忙”趋之若鹜,这时候“行家”都会放弃第一辆,向后跑乘第二辆甚至第三辆。后来我也学会,与妻子外出,她跑我也跟着跑,快跑几步上车人少还有座位,再想想前面第一辆车的拥挤,暗笑。

表面看挤公交是个体力活,其实其中有不少技术含量,属于“有附加值的产品”,因为对公交线路熟,又常乘

公交,市民上车前就知道自己要坐几站,到哪里下车,上车后该站车厢哪一个位置。当然上海太大,如果乘不太熟悉线路的公交车时,在车站等车时,他们会不停看车牌搞清楚,然后默默记在心里。因为那时还没有录音提示,售票员因要忙着售票,又要维持车厢秩序,尽管她们大声报站名,但有时人声嘈杂听不清。为有效合理利用空间,凡自己乘的路线长的,上车后总往中间挤,下车时提前往车门口挪,边挪边不停寻问身旁人“窝去吧”。如别人不下车,大家相互调个位置,如果别人下车,便跟着别人,不再往前挤挪。

八十年代的夏天,不是省油的灯,都是酷暑。晚上我们加班撰稿,伏案时汗如雨注,稿纸上常有汗渍。每当此时,我们上海籍的处长就会不由得用上海话说,冬天冷能加衣服,夏天热不能扒皮啊。公交车上更是如此,车厢温度一不留神就超过40度。车开动时,车窗还能有一丝风吹过,到站车停那才叫闷热难熬。车厢里不论男女老少都是汗涔涔的,人碰人都是滚烫。女孩子讲究,用手绢擦汗,包里还备有小绢布花扇,大婶大妈实惠,湿汗巾拿在手里,一边说着“吃不消”,一边不停擦汗降温。

司机头上方有个摇头的小电扇,电扇吹的风绝对是加过温的,否则司

机也不会把沾满凉水的湿毛巾盖在头上,拼命给自己降温。男司机的胳膊,被晒得黑白阴阳两色,女司机爱美,胳膊上都戴着绣花纹的透气白色袖套。驾驶座旁的引擎盖,冬天坐上面可以,其效果如同现在的小车座位加热一样,但夏天坐上去,那才叫火烧屁股,寝食难安。所以高温季节,挤公交的人如果路途不长,宁可站着,也不愿坐着。一次我从新闻单位回学校,车上人不太多,但座位已满。好不容易,有人从座位上站起来,准备下车,一位穿着漂亮的连衣裙姑娘,轻抬纤纤玉腿往座位前一挡,但并不落坐,我有些纳闷地问她,你不坐?我言下之意,你不坐我坐。姑娘对我又像自言自语地说:“啥宁刚吾不坐,烫不拉。”然后从包里掏出一把折叠扇,对着空椅子,扇了十几下,算是散热,再轻轻地适意落座,扭过头望着窗外,不再搭理我。她心里多半有些得意。回家后,我原本把它当作笑话告诉妻子,不曾想妻子冒出一句上海话,“依懒还刚人家懒。”

上海人挤车讲技巧,开车讲规范,整个公交系统的管理令人称赞。无论是司机还是售票员,或是站里的调度人员,工作认真肯吃苦。那时公交车55路五角场终点站在我们家门口,凡上海东北角的人如去外滩、南京路,也是我们口中常说的“到上海去了”,都

乘这趟车。所以整天车多人多,调度人员不停地呼喊调度,人们一听到哪辆车先发,便蜂拥而至,售票员在车厢里疏导人流,车下还专门有工作人员维持秩序。常常可见这样的情景:因为乘车人多,车门关不上,工作人员就在车门口,一个劲地加劲帮乘客往里推挤,一下不行,两下,两不行三下,如果配上劳动号子,真的类似知青在农村打桩。直到听到“咚”的一声,车门关上,车子发动起步,大家才松口气,然后在车厢里“螺蛳壳里做道场”。有时实在挤不下,未位乘客又不肯坐下一班车,车门关不上,车“吊”在那里,此时不管车厢里人怎么七嘴八舌,司机是绝对不会开车走人的。这时车下的工作人员,在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后,便一边做思想工作,一边带笑地把未位乘客拉下来。通常这位乘客也有些精疲力尽,借驴下坡,搓搓因拉久铁扶把略显泛红的手,苦笑摇摇头,如同跳高运动员,挑战极限失败后的感觉一样。

时间过得真快,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,上海的交通四通八达,人们外出“上天入地”,要不入地铁,要不上高架,还有轻轨磁悬浮,私家车更是比比皆是。

那是当年挤公交车的人们想也不敢想的。

人生智慧

麻雀代价与宽容

■肖梁文

“麻雀”,并非无可挑剔。虽有“欢呼雀跃”之美言,但更多的却是恶语相向:麻雀搬家——叽叽喳喳;小麻雀的肚腹——小心眼;池塘里的麻雀——没见过风浪;麻雀落在房梁上——架子不小;麻雀炒一锅——多嘴多舌……这些流传的歌后语,可谓竭尽冷嘲热讽之能事,把麻雀里里外外贬个遍。

偏见?没错!

可麻雀本身并不是没有把柄让人抓的,比如偷吃谷子。当年蒙冤落难,说起来也是事出有因。据说,除“四害”前,就有农民写信给毛主席控诉麻雀吃谷子的罪行。这也容易理解,如果你是一个农民,就那么容易宽容成群麻雀吃你的谷子?

麻雀一族,后来是怎么得到平反的?几十亿成员献身,科学家不忍目睹,就不断采集标本,将麻雀开膛破肚,血淋淋地证明麻雀吃进肚子的四分之三是害虫,四分之一是粮食,虽有缺点,大节仍好。

于是,全国人民宽容麻雀,甚至至于爱上麻雀。不过,麻雀得到宽容所付出的代价——权且称作“麻雀代

价”,是血淋淋的代价,是损失难以挽回的代价,是不作牺牲不罢休的代价,是令人心酸、不堪回首的代价!

不知你有没有发现,生活中的一些话,往往可以反着听。比如人们常说“祝你开心”、“祝你快乐”,言下之意,即是担心你不开心、不快乐。为何不开心、不快乐?起因千奇百怪,无可穷极。

人能宽容麻雀,为什么不能宽容同类呢?尤其是身边人,视野中的人,难道也要付出麻雀代价之后方有宽容可言?生活中,有水火不容的同事、同学、同行、邻居、夫妻、兄弟、父子、婆媳,经历一场大病,一起车祸,一回牢狱之灾,一次生死离别,甚至是发生大地震之后,惨痛付出了“麻雀代价”,反而奇迹般地宽容了,甚至相敬相爱了。

视野中的“混蛋”,或许并不那么“混”,只是你没有机会为其“破膛开肚”,从而发现其肚子里原来也是该有的占了四分之三,不该有的仅占四分之一。转换一下观察角度,调整一下思维方式,或许就会窥视其本质“尚好”,大节不“混”!宽容一点吧,或许,宽容一点待人,无需别人“祝你”,你也一样“开心”、“快乐”。

生活故事

慢跑捡垃圾

■刘雪峰文

2018年8月29日傍晚,凉风吹散了白日的酷暑,我带着10岁的儿子洋洋来到了位于世博园,紧邻梅赛德斯—奔驰文化中心的滨江步道,洋洋难以抑制心中的兴奋,盼望了一个暑假的小队活动终于要开始了,本次活动可谓“千呼万唤始出来”,主题为慢跑捡垃圾。

刚放假,在浦三路小学就读的洋洋便告诉我,“老师让我们自己组织小队,假期要开展一次有意义的活动。”我由此得知,洋洋与懿奕、辰辰、小宇四个男生成立了小队,小宇是队长。

假期中,四位家长成立了一个微信群,辰辰妈妈非常积极,推荐了许多地方,如上海博物馆、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、李白烈士故居等,但由于我们暑假都有安排,总有人不在上海,加上天气炎热等原因,一直未能如愿。

不知不觉已是暑假的最后一周,孩子们都回到了上海,家长又开始出谋划策,怎样才能组织一次有意义的小队活动呢?还是辰辰妈妈想法多,她推荐了慢跑捡垃圾这一

从欧美兴起的新时尚运动,即跑步时带一只塑料袋,随手捡起身边的垃圾。这一提议得到了所有家长的赞同,很快大家定下了活动地点和时间。

当晚6点,我们如约在世博园滨江步道见面。将近两个月未见的话,眼睛亮晶晶的,满脸是喜悦,快乐的氛围感染了四位陪同的妈妈,空气中似乎也洋溢着温馨与幸福。

队员们很快投入了工作,大家右手套上了保鲜袋,左手拿一只紫色垃圾袋,开始低头找垃圾,“我找到了!”活泼的懿奕同学第一个发现垃圾,原来是一团白色的餐巾纸,在大家羡慕的眼光下,懿奕自豪地将垃圾放进自己的紫色“宝袋”中。

洋洋不甘落后,低头仔细寻找,功夫不负有心人,“我也找到了!”洋洋激动地叫道,原来是一个被丢弃的装土豆泥的盖子,洋洋在家里有些怕脏怕累,从不主动倒垃圾,没想到集体这么有影响力,洋洋不仅捡起了带着土豆泥的盖子,还积极寻找下一目标。

我们一行八人,沿着滨江步道,

一路向南码头轮渡站方向走去。虽说主题为“慢跑捡垃圾”,但由于四位妈妈不善跑步,我们便改为“散步捡垃圾”了。

小宇是队长,看来颇善社交,路上碰到了一位女生,自称是小宇朋友,看到他们捡垃圾,主动帮忙。“小宇,你的垃圾快递到了!”她捡到一个空水瓶,边说边跑向小宇,马尾辫一甩一甩的。大人们相视一笑,孩子的心性总是单纯又美好的。

四位队员目光如炬,不放过任何一个垃圾,不过一路走去,并没有太多垃圾,“上海人的素质还是挺高的。”懿奕妈妈感叹,以前滨江步道没有贯通,只能走一段,现在能一直走到陆家嘴了,吃完饭沿着步道走走,空气好,环境又美。

夜幕降临,灯光将步道装点得分外迷人,很多游客在江边或散步或跳舞、唱歌,自得其乐。

经过近2小时的跋涉,我们到达了预定的终点,孩子们每人都捡到了半袋垃圾,他们鉴赏了一下彼此的劳动成果,将垃圾袋投入了垃圾桶,小队活动圆满结束。队员们脸上身上都是汗,但没有一个说累,真是一次难忘的活动!

文苑投稿邮箱:
zfk@yptimes.cn, 欢迎投稿